

十年。自從他上了馬，已經過了十年。

莎賓娜和過去的每一個年頭一樣，為他準備了大餐和蛋糕做為慶祝。那位浪漫主義的多利安女性總說這是生日必備的一點儀式感——薩里斯其實不知道自己出生的真正日期，現在他們慶祝的日子也是莎賓娜選擇的。

他和她們相遇的日子確實也夠格作為自己的生日，薩里斯看著蛋糕上的字樣一邊想著。沒有比那更接近新生的一刻了，在遇到「母親」之前，他作為貧民窟中無數個小孩之一也只能算是賤命一條。

「生日快樂，薩里斯。」莎賓娜笑著將蛋糕推到他的面前，打斷了他的思緒，「該許願囉。」

「今年也是三個嗎？三個很難選耶！」

「最珍貴的才能算是願望呀。」

「好嘛，三個就三個……」薩里斯閉上了雙眼，「今年的第一個願望，也是希望媽咪都健康平安——」

「死小孩！說幾次了，不准把我跟我老婆叫老！」廚房傳出的怒吼打斷了許願儀式的進行，「給我重來！」

薩里斯順從的改了口，「希望莎賓娜跟賽忒爾都健康平安——」

「這還差不多。」方才大吼的賽忒爾拎著兩個酒瓶在一旁坐下。薩里斯忍不住偷偷睜開了一隻眼，果然看見了與嫌棄的口吻相反的笑容。

「第二個願望是，希望今年族裡四季都大豐收；」他重新閉上了眼睛，聲音微妙的有些乾澀，「最後一個願望，希望我離開族裡後，也能順利的自立。」

語畢，他輕輕吹熄了蠟燭，張開雙眼。映入他眼中的是莎賓娜和賽忒爾深蹙的眉頭，和兩張混合著訝異、困惑與悲傷的熟悉臉孔，賽忒爾的還帶著一點憤怒——好吧，不是一點，她咬著下唇的力道讓薩里斯想起了無數個被這位多利安女戰士追著打的日子，那樣的斯巴達教育仍然讓他餘悸猶存，下意識地迴避了她的眼神。然而一旁的莎賓娜並沒有讓他好過多少，她閃著淚光的眼睛和失去笑容的嘴角使薩里斯的愧疚感迅速膨脹，到了讓人感到有些悶痛的地步。為了避開盯著自己的兩人，他只能窘迫的垂下眼簾，和還沒拔掉蠟燭的蛋糕面面相覷。

「薩里斯，」在一陣尷尬的沉默後，賽忒爾冷冽的聲音劃開了空氣，「我有教你先斬後奏嗎？離開部族這種事為什麼不用先討論過再決定？」

「親愛的，先不用那麼兇……」

「就是你寵著他，他現在膽子才這麼大！」

「膽子大也不是什麼壞事嘛，多利安族膽子大點也好呀。」

「……」賽忒爾按著自己的太陽穴，「算了，既然莎賓娜不計較，那我就暫時先放過你。給你一點時間解釋，最好給我一個滿意的理由。」

「媽咪也想知道你怎麼會突然想離家出走喲，薩里斯。」

「……等等，我沒有要離家出走啊？」

「你聽起來就是要離家出走。」

「我本來過完生日就要到自立離開家裡的年紀了吧？」雖然薩里斯其實不知道自己確切幾歲，不過莎賓娜說他遇上她們時大約七、八歲，加上十年也差不多該成年了。

「自立個頭，我們有趕你走嗎？」

「我想說也不能繼續麻煩你們了——」

「就算你成年了也不用離開我們啊？」莎賓娜握住了他的雙手。薩里斯突然發現自己已經比她高了不少，需要她抬起臉才能四目相對，「你對我們而言不是麻煩。從來不是。」

她的眼睛、那雙冷色卻被被愛意溫暖起來的雙眸讓薩里斯又難受了起來。他被帶回多利安部落的時候已經是擁有記憶的年紀了，他清清楚楚的記得自己是個被撿回來的小孩。成長的過程中他無數次擔心自己是不是添了什麼麻煩、有沒有惹她們不高興、是不是要被丟下了，而每一次都是這雙寫滿關心和愛的眼睛安撫了他。

還有賽忒爾。賽忒爾嘴上總嫌棄著他，卻手把手的教會了他所有生存所需的技能，並在每一個不安的夜晚為他提供強硬而有安全感的擁抱。他知道莎賓娜跟賽忒爾從來沒把他當成麻煩、他知道她們都把他當作親生骨肉般的愛著他。但是正因為明白自己被愛著，他更不願意繼續造成兩人的負擔。

「我也不是要永遠離開妳們呀。」他輕聲地說道，「我會常常回來找妳們的，或許一個月一次、或許兩個月一次？不論我到大陸上的哪個國家，妳們總會因為旅行經過的，像你們在加爾緹納找到我的那天一樣。我自立後，就當做繼續十年前被打斷的蜜月之類的？我可是占用了你們很多兩人世界的時間。」

兩人對望了一眼，開啟了一段無聲的交流。這一次沉默最後被笑出聲的莎賓娜終結。

「雖然我還是不希望你離開，不過你已經好好想過就行了。」她抱住薩里斯並在他的臉頰上印下了一個吻，「要記得我們愛你。」

「還有，說了會常回來就要做到，不然小心我打斷你的腿。」

「那當然了，媽咪。」

「你真的很講不聽啊臭小子！」

---

一周後。

「東西都收拾好了？」賽忒爾倚著帳篷，看著蹲在地上擺弄鞋帶的薩里斯。

「帶齊了——」

「那人家準備的護身符呢？」

「在這裡哦。」薩里斯站起身，拍了拍掛在腰間的兩塊木片。「那我走啦！」

「走吧，祝你活得好好的。」

看著少年逐漸遠去的背影，賽忒爾捻熄了手裡的菸。「話說我還不知道那小子要去哪呢？」

「我讓他往沙飛尼亞走了，」莎賓娜答道，「水晶球是這麼指示我的。」

「沙飛尼亞？就不要被騙去植入芯石……」

「哈哈，應該不至於啦，我們有把他教得那麼笨嗎？」

「那可難說了。」

涼風稍稍吹起了帳篷的門簾，兩位多利安女子的身影在片刻後便消失在布幕的另一端。至於經歷長途跋涉、抵達沙飛尼亞的薩里斯，被高薪吸引而報名國家軍後發生的所有事情，就是另一個、或著說好幾個其他的故事了。